

电商经济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研究

王 珧

(暨南大学 经济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信息化时代,发展电商经济已成为促进农民增收的一种重要新生手段。基于2007—2017年省级动态面板数据,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电商经济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以及不同收入来源的影响。研究发现:全国范围上看,电商经济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具体而言,对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对后者影响程度更大;分地区来看,电商经济发展对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拉动程度大于中西部地区,同时,对东部地区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影响较为明显,而电商经济发展主要提升了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因此,当前要注重平衡地区间电商经济发展差异,根据不同地区电商经济发展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找准推进方向,因地制宜,实现电商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关键词: 电商经济;农村电子商务;农村居民;不同收入来源

中图分类号: F32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0098(2023)02-0044-10

一、引言

农民增收问题一直是“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农民收入水平稳步增长。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从1978年的133.6元增至2021年的18931元,但近年来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呈现放缓趋势,2014—2017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分别为11.23%、8.89%、8.24%和8.64%。2020年疫情防控期间,大范围的停工停产以及农产品积压,使得农村居民收入遭受重创,2020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下降到3.8%,对脱贫攻坚任务的圆满完成造成了一定压力(刘生龙等,2021)^[1]。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将农民增收问题作为农村工作的重要目标之一。因此,如何解决农村居民收入增速放缓问题、实现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有效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是中国需要密切关注的问题。

近年来,中国互联网和实体经济的叠加效应使电商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张磊和韩雷,2017)^[2]。据《中国电子商务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37.21亿元,同比增长4.5%,电商经济的迅速发展对中国经济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与单纯的电子商务活动不同的是,电子商务经济(简称电商经济)包括了具备电子商务属性的所有经济活动,涵盖了电商应用、电商服务、电商相关的互联网基础设施以及相关互联网设备制造等^[2]。电商经济是一种人人参与型经济,能够大幅提高个体的参与度,人们可以从这种参与中实现收入的提升和价值的分享^[3]。随着互联网在农村地区的普及,电商经济的共享和普惠效应逐渐延伸到农村地区,提高了农村个人的经济参与度。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不仅转变了农业生产方式,还为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提供了新途径,尤其对改善农村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状况、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重要效果(贺业红,2020;李海舰等,2014)^[4-5]。那么电商经济发展是如何为农户带来福祉?由于当前中国地区间电商经济发展水平各异,农村劳动者在教育、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也存在一定差异,因此,不能保证各地区农村居民利用

收稿日期: 2022-03-24

基金项目: 博士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项目(2021CXB025)

作者简介: 王 珧(1995—),女,山东嘉祥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家庭金融。

电商资源获得同等效益。在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电商经济对农民收入影响又有着怎样的地区差异化?为此,基于2007—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系统GMM方法探索电商经济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影响,并进一步探讨电商经济发展对收入来源的影响及地区差异性,以期为促进农民增收、指引电商经济发展方向作出贡献。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框架

随着中国信息化程度的提高以及政府对电子商务的关注度持续升温,中国电商经济发展迅猛,尤其伴随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电商经济对农民生产生活的影响逐渐凸显,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电商经济对农民收入分配的影响。

大多数学者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对电商经济发展带来的收入提升效应进行了研究:

(一)电商经济的发展能够提升农业生产、经营和销售等环节效率,通过增加农户创业机会,促进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提升

第一,电商平台对接了生产端和需求端,能够连接优质农产品资源、农业生产主体,并通过线上渠道实现与有多元化需求的消费者对接,实现农产品订单化生产(彭芬和刘璐琳,2019)^[6]。第二,电商经济的发展降低了农户的信息搜寻成本,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有效缓解农产品产销不均衡的问题,提高农产品销量(陈晓旭等,2019)^[7]。曾亿武等(2018)^[8]指出,与传统的将营销环节外包给中间商相比,农户通过经营网店直接销售农产品,可以极大降低营销成本,从而提高农户农业经营收入。农产品利润率和销量的提升是电子商务促进农户增收的来源机制。第三,鲁钊阳和廖杉杉(2016)^[9]等认为电商经济的发展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创业效应,激发了农产品产供销一体化利益链上各利益主体的创业热情,极大地增加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对于农民创业来说,重要的是能准确地识别机会和获取有效资源。而电子商务是基于互联网基础设施的经济活动,具备了信息沟通和产品展示的功能(Glacas & Marino, 2014)^[10],能够降低农村居民创业选择对于文化程度和互联网学习能力的依赖性(王金杰和李启航,2017)^[11]。优质电商的注入也有助于打通农村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农村合作社与电商平台合作能获得贷款,有效帮助解决农户创业的资金约束问题(叶松勤等,2018)^[12]。同时,电商经济的发展能够通过提升农户的社会网络进而影响其创业选择,也能够为农户提供跨区域的市场资源,使其通过直接接触消费者获取市场信息,提高创业收入(王金杰等,2019)^[13]。檀学文等(2016)^[14]等指出,电商拉动了年轻人的返乡创业,使用电商平台销售本地特色农产品、承接本地快递服务等成为年轻人返乡创业的主要途径,以创业形式逐步带动农户家庭收入的增加。

(二)电商经济的发展能够提高非农就业率,增加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

Terzi et al. (2011)^[15]研究发现电子商务有着创造就业机会的潜力,能够通过增加需求间接增加就业机会,同时推动农村信息化转型,改变农村生产方式,提高农村就业率。随着中国电商经济在农村区域的快速发展,其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也逐渐发挥出明显作用。魏晓蓓和王森(2018)^[16]指出,农村电商集聚化的发展,对农村劳动力产生较大需求,创造了大量与电商相关的工作岗位,如网店客服、打包发货专业、快递分拣员等。同时,农村电商能够针对农村不同实际需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针对性的就业机会,如农村妇女可以担任电商客服和仓储管理员;年富力强的劳动力可以从事包装物流等工作;具备一定文化水平和专业知识的劳动力可以负责网店运营和维护等(吕丹,2015)^[17],但这类电商就业质量会受到农户家庭经济收支、地区产业发展状况、普法教育等多因素影响(廖杉杉和邱新国,2018)^[18]。新常态下电商经济发挥了重要的辐射效应,促进了社会个体的经济参与度提升,并为农民工以及传统产业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和增收新途径。

通过理论分析可以梳理出电商经济带动农户增收的机理(图1)。农村居民家庭的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属于劳动性收入,是农村居民家庭总收入的主要经济来源(程名望等,2016)^[19]。从上述影响机理分析中得出,电商经济的发展主要影响了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值得一提的是,当前已有研究中,从收入来源的角度考察电商经济发展与农村居民收入之间关系的相对较少,并且针对电商经济的增收效应局限于理论层面的分析,未进行实证层面的验证。因此,有必要就电商经济与农村居民收入问题展开更加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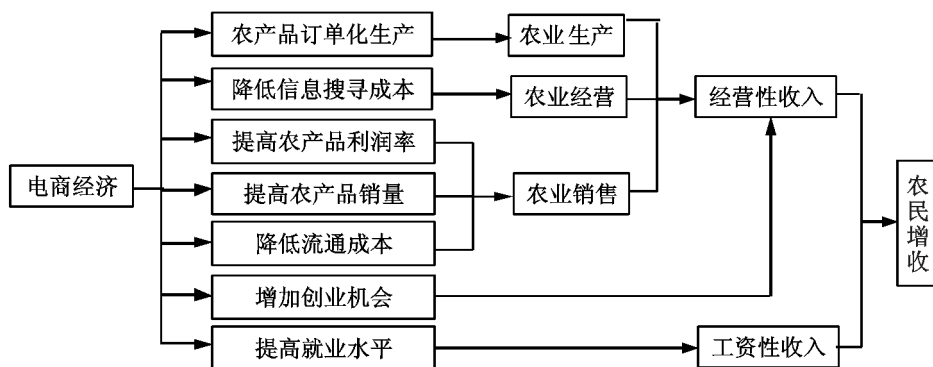


图1 电商经济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机理

面深入的探讨。与以往研究结果相比,全文主要创新体现在以下三点:第一,探讨电商经济对农户不同收入来源的影响,并对具体影响进行实证检验,加深电商经济对农村社会生活影响的了解以及农户收入影响因素的全面认识;第二,运用动态面板系统 GMM 方法进行实证分析,解决了农户收入增长的动态效应以及内生性问题;第三,对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分别进行探讨,了解电商经济对农村居民收入影响的地区差异性,从中识别出推进电商经济发展的准确方向。

三、研究方法

(一) 模型设定

为分析电商经济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选取 31 个省份 2007—2017 年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为使回归系数能够准确表达变量间的弹性关系,对各变量进行取对数,并且考虑到电商经济发展的动态性和农村居民收入往期状况会对本期产生影响,纳入因变量的滞后项。因此,构建了以下动态面板模型:

$$Y_{it} = \alpha_1 Y_{i,t-1} + \alpha_2 X_{it} + \beta_j Z_{i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式(1)中, Y_{it} 是被解释变量, $Y_{i,t-1}$ 是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 X_{it} 是核心解释变量, Z_{it} 是一组控制变量, i 表示省份, t 表示年份, ε_{it} 是随机误差项。由于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变化是一个动态过程,采用普通的面板数据估计方法可能造成估计结果的偏差,为考虑动态变化,在模型中纳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

考虑到当前我国电商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电子商务发展较快,而中西部地区电子商务水平明显偏低,为研究电商经济对农村居民收入影响的地区差异性,构建了包含东部和中西部的虚拟变量模型如下:

$$Y_{it} = \alpha_0 + \alpha_1 Y_{i,t-1} + \alpha_2 X_{it} + \beta_j Z_{it} + \gamma Dum_i + \varepsilon_{it} \quad (2)$$

Dum_i 表示虚拟变量,如果省份 i 为东部省份, Dum_i 取值为 1;如果省份 i 为中西部省份, Dum_i 取值为 0。Blundel & Bond(2000)^[20]指出,系统广义矩估计模型(System - GMM)通过一阶差分方程和水平方程消除模型内生性问题,并且相比差分 GMM 而言,还能解决弱工具变量问题。因此,考虑到动态面板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以及农村居民收入会受到滞后期的影响,选择系统 GMM 方法对动态模型进行参数估计。

(二) 变量的选取

被解释变量为农村居民收入,采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Inc)衡量。同时,根据理论分析,考虑电商经济对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Wage)和经营性收入(Busi)的影响。核心解释变量为电商经济发展水平。当前电子商务的发展主要包括主营电商企业和传统企业电商化两个方面(罗珉和李亮宇,2015)^[21],但直接采集这两个方面的数据难度较大。电商经济实现了实体经济向信息化的过渡,而物流作为流通环节的体现,联结了电商经济和实体经济(宋则等,2010)^[22]。物流业的发展与电商经济发展紧密相连,与电商相关的物流主要是快递。因此,借鉴张磊和韩雷(2016)^[2]的处理方式,选用人均快递业务量(Deli)作为电商经济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

结合相关文献,选取以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1)城镇化水平(Urban)。城镇化发展水平对农村居民收

入的影响已经被学者们广泛关注,已有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化能够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发展(庞新军和冉光和,2017)^[23]。采用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比来衡量城镇化水平。(2)产业结构(*Ind*)。张玉昌和陈保启(2018)^[24]认为,第一产业占比提升促进劳动收入份额增加,第三产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够吸收农村部分过剩的劳动力,促进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因此,选取第一产业产值和第三产业产值总和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产业结构水平。(3)财政支农(*Fin*)。国家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收入具有重要影响,且对农民不同收入来源的影响不尽一致。政府对农业的支出一方面可以完善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另一方面还能通过农村救济以及发放各种补贴来直接增加农民收入(张笑寒和金少涵,2018)^[25]。使用国家农林水事务支出衡量财政支农。(4)人均耕地面积(*Land*)。耕地是农村居民获取农业收入的物质资本,人均耕地面积的增加有利于促进农户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程名望等,2014)^[26]。(5)基础设施水平(*Road*)。基础设施完善程度是电商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保障条件,而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存量又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有着非线性影响(任晓红等,2018)^[27]。因此,参考韩长根和张力(2017)^[28]的研究,使用公路里程数与年末人口总数比值来衡量基础设施水平。

(三)数据来源

全文使用的数据为2007—2017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数据主要由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以及国家统计局网站相关数据计算得出。其中,2007—2013年的农村居民收入采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数据,由于2014年之后《中国统计年鉴》不再公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采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行表示。此外,为消除价格因素影响,用生产总值指数来修正GDP,用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来修正农村居民收入数据,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对财政支农数据进行修正,均转化为以2007年为不变的可比价格。表1报告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各个指标均存在较大变化区间,反映了中国不同省份之间的发展差异,表明检验电商经济与农村居民收入关系的基础数据较好。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Inc</i>	341	8564.71	4419.23	2328.92	26742.62
<i>Wage</i>	341	3731.81	3223.69	330.75	19499.96
<i>Busi</i>	341	3391.46	1371.62	558.25	7571.65
<i>Deli</i>	341	8.01	18.55	0.23	140.22
<i>Urban</i>	341	0.54	0.13	0.29	0.90
<i>Ind</i>	341	0.54	0.08	0.39	0.81
<i>Fin</i>	341	349.73	226.62	22.96	996.52
<i>Land</i>	341	113.46	87.88	7.76	418.20
<i>Road</i>	341	41.26	38.57	5.15	265.11

为更加直观地观测电商经济与农村居民收入的相关关系,绘制了各相关变量之间的散点图。如图2所示,从2007—2017年各地人均快递业务量与农村居民收入、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以及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之间的拟合关系可以看出,人均快递业务量对农村居民收入及其各来源收入均具有正向倾斜的线性关系,意味着电商经济的发展可能促进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但这仅代表了无条件相关,需要加入其他控制变量,通过进一步实证分析得出更为精确的结论。

四、实证结果

(一)平稳性检验

为避免模型的伪回归,采用LLC和ADF-Fisher两种单位根检验方法来检验每个变量的平稳性。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两种检验方式下,各变量的一阶差分均显著,拒绝存在面板单位根的原假设,即选取的各变量均为平稳序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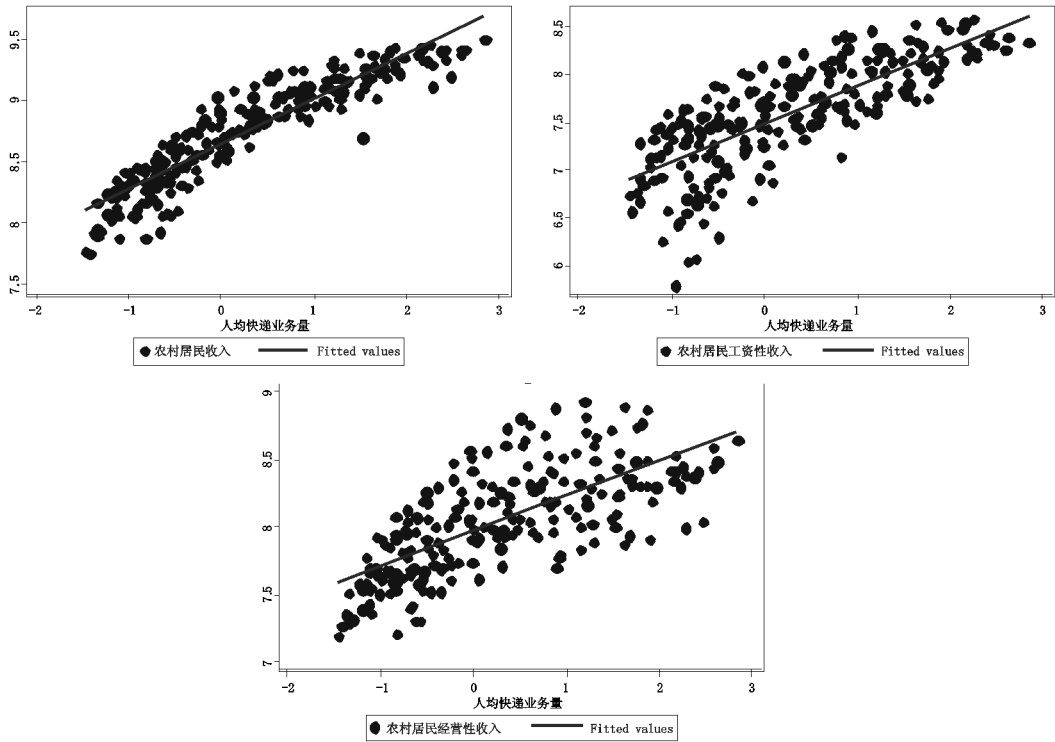


图 2 各变量相关关系散点图

表 2 变量单位根检验

变量	检验形式 (c,t,n)	LLC 检验	ADF 检验	结论
<i>Inc</i>	(c,t,1)	-7.376***	119.899***	平稳
<i>Wage</i>	(c,t,1)	-8.654***	122.306***	平稳
<i>Busi</i>	(c,t,1)	-8.307***	147.856***	平稳
<i>Deli</i>	(c,t,1)	-5.357***	146.974***	平稳
<i>Urban</i>	(c,t,1)	-13.626***	192.440***	平稳
<i>Ind</i>	(c,t,1)	-6.999***	175.562***	平稳
<i>Fin</i>	(c,t,1)	-7.071***	163.435***	平稳
<i>Land</i>	(c,t,1)	-7.369***	205.739***	平稳
<i>Road</i>	(c,t,1)	-10.854***	172.155***	平稳

注:检验形式(c,t,n)中c为常数项,t为趋势项,n为滞后阶数;*、**、***分别表示估计结果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

(二) 电商经济对农村居民收入不同来源的影响分析

表 3 报告了电商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居民收入、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影响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第一,以农村居民收入以及各收入来源为滞后一期作为解释变量的系数均为正,且通过了 1% 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农村居民收入的变动存在着连续性,也验证了笔者选用动态面板模型的合理性。并且残差序列相关检验和 Sargan 检验统计量无异常,说明选取的工具变量有效,有效克服了内生性问题。第二,从整体上看,在模型(1)中,电商经济的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且电商经济发展水平每提升 1%,可使农村居民收入提升 0.067%,说明近 10 年来电子商务在中国的快速发展带动农村居民共享数字经济红利,参与电子商务能够有效提高农户的收入水平。第三,从农村居民收入来源看,在模型(2)和(3)中,电商经济的发展对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以及经营性收入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电商经济发展水平每提升 1%,使得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提升 0.037%,而对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的提升效果为 0.047%,对后者的影响高于前者。这说明,首先,电商平台使得农户及时获取农业生产技术信息以及农产品价格信息,从而帮助农户更好地经

营农业生产;电子商务的发展为农产品销售提供有效渠道,通过打破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提高农产品市场价值,引致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的提升;其次,电商经济的发展转变了农村居民的发展观念,带动了非农创业和就业,电商产业链的延伸能够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提升了农村居民的非农就业效率;最后,由于电商经济的平台运营模式能够打破经济活动的空间距离,实现跨时空的信息匹配,降低了农产品交易成本,有助于提升农产品利润率和销量(温利民等,2021;曾亿武等,2018)^{[29][8]},提高农户的经营性收入。而农户在电商相关行业就业,所获工资性收入容易受到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工资水平的影响,因此,电商经济对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影响程度相对较大。由于农村居民家庭的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属于劳动性收入,是农村居民家庭总收入的主要经济来源(程名望等,2016)^[19],因而也从侧面反映了电商经济通过提升劳动性收入进而对农户收入产生影响。

表3 电商经济对农村居民收入及其不同来源的 SYS-GMM 模型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 (<i>Inc</i>)	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 (<i>Wage</i>)	农村居民人均经营性收入 (<i>Busi</i>)
<i>L</i> 农村居民收入	0.447*** (0.015)	0.590*** (0.016)	0.454*** (0.020)
<i>Deli</i>	0.067*** (0.004)	0.037*** (0.007)	0.047*** (0.009)
<i>Urban</i>	0.599*** (0.057)	0.624*** (0.053)	0.214*** (0.029)
<i>Ind</i>	-0.284*** (0.036)	-0.373*** (0.042)	-0.191*** (0.021)
<i>Fin</i>	0.173 (0.004)	0.165*** (0.006)	0.147*** (0.005)
<i>Land</i>	-0.103*** (0.025)	-0.079*** (0.030)	0.138*** (0.019)
<i>Road</i>	0.211*** (0.032)	0.025 (0.024)	0.165*** (0.031)
常数项	3.895*** (0.157)	2.794*** (0.128)	2.376*** (0.115)
AR(1)	-3.209 (0.001)	-3.640 (0.000)	-1.973 (0.048)
AR(2)	-0.571 (0.568)	1.613 (0.107)	-2.119 (0.034)
Sargan Test	29.972 (0.998)	28.676 (1.000)	29.928 (0.572)
省份数	31	31	31
观测值	341	341	341

注:括号内为回归系数的标准差,AR(1)、AR(2)以及 Sargan 检验括号中为 P 值;模型(3)中 AR(2)的 P 值虽然小于 0.05,进行了 AR(3)检验后 P 值为 0.102,接受原假设,可以认为扰动项差分不存在三阶自相关。

此外,从控制变量看,城镇化水平对农村居民收入及各来源收入均有着正向影响,且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这也与以往文献讨论城镇化发展和农民增收的结论相一致。产业结构对农村居民收入影响为负,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在产业结构升级初期会引起劳动分工的深化,人力资本专业化特征加强,而对于农民这一弱人力资本水平的劳动力来说,产业结构水平提升无疑加大了其职业转换成本,因而降低了农民的工资性收入,但随着人力资本水平提升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带来的大量就业机会,产业结构在长期会促进农民增收(刘晓阳等,2018)^[30]。财政支农对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均有正向影响,且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可能的原因是财政支农能够提高农业产出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并且投入农户生产中的各种补贴直接增加了其经营性收入,同时随着农民技能教育和培训等方面财政支出力度的加大,提升了

农民就业能力,提高农村人力资本存量,促进农户工资性收入的增加。人均耕地面积对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存在显著性的正向影响,这也进一步证实了土地作为农民进行农业生产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其适度经规模会显著提升农村居民的农业收入。基础设施水平对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及经营性收入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了交通基础设施在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方面有着重要作用,公路等基础设施的完善提高了农产品流通效率,扩大农产品需求,提高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和总收入水平。

(三) 电商经济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地区差异性分析

从上文分析中看出在全国层面上电商经济对农村居民有着显著的增收效应,且对不同收入来源影响程度不同,那么这种增收效应在不同地区之间是否会存在一定差异性? 电商经济对不同地区农村居民不同收入来源的差异化影响是否一致?

表4 报告了电商经济发展对不同地区农村居民不同收入来源的估计结果,模型(4) – (6) 分别是电商发展水平对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工资性收入以及经营性收入影响的回归结果。模型(7) – (9) 分别是电商经济发展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工资性收入以及经营性收入影响的回归结果。

表4 分地区电商经济对农村居民收入及其不同来源的 SYS – GMM 模型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东部地区			中西部地区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模型(9)
	<i>Inc</i>	<i>Wage</i>	<i>Busi</i>	<i>Inc</i>	<i>Wage</i>	<i>Busi</i>
L. 农村居民收入	0.627*** (0.099)	0.600*** (0.084)	0.614*** (0.122)	0.573*** (0.030)	0.595*** (0.049)	0.600*** (0.051)
<i>Deli</i>	0.103*** (0.037)	0.066 (0.068)	0.084*** (0.017)	0.081*** (0.006)	0.088*** (0.019)	0.011 (0.01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2.096** (0.997)	6.367** (2.805)	3.895** (1.805)	2.116*** (0.387)	1.795*** (0.622)	1.192* (0.611)
AR(1)	-2.445 (0.014)	-2.514 (0.011)	-1.766 (0.007)	-2.856 (0.004)	-3.138 (0.001)	-3.197 (0.001)
AR(2)	-2.609 (0.109)	1.724 (0.085)	-1.616 (0.106)	-0.024 (0.981)	1.852 (0.064)	-1.799 (0.072)
Sargan Test	9.449 1.000	7.284 1.000	8.232 1.000	19.302 1.000	18.387 1.000	18.277 1.000
省份数	11	11	11	20	20	20
观测值	110	110	110	200	200	200

注: *、**、*** 分别表示估计结果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

从表4 中可以看出,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居民收入的一阶滞后项的系数均为正,说明各地区的农村居民的收入也存在着变动性,并且残差序列相关检验和 Sargan 检验统计量也均无异常。观察模型(4) 和(7),电商发展水平对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且对东部地区的农村居民收入影响更大,这说明电商经济的发展对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拉动较大。随着东部沿海地区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电商平台发挥了集中放大区位优势的作用,更好地促进了农村居民创业就业。而中西部地区电商经济的发展潜力亟待提升,虽然能促进农户增收,但由于电商基础设施以及人才配备等尚不完善,电商经济对农村居民的增收效应较弱。

对比模型(5) 和(6) 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在中国东部地区,电商经济发展对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存在正向显著影响,对工资性收入的影响虽为正但不显著,这说明电商经济对东部地区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拉动程度更大。可能的原因是中国东部地区,随着电商经济发展逐渐渗透到农村地区,农村居民开始将自家或收购的农产品进行网络销售。据《中国淘宝村研究报告(2018)》显示,2018 年全国淘宝村 3202 个,广泛分布在 24 个省份,其中东部 9 个省份的淘宝村数量占比达到 90.5%,全国十大淘宝村集群均分布在东部地区(浙、苏、鲁、粤)。淘宝村网商集群的形成能够创造巨大的外部经济,不仅带动了生产原料、劳动力的集聚,

使农户共享社会完善的基础设施,更好地促进了农户生产经营和创业增收;而且淘宝村集群内的社会资本能够通过扩大资源获取范围,激发创新能力,提高农户的网店销量和经营绩效,因此东部农村地区电商经济发展对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的改善程度更明显。

而在中西部地区,电商经济发展对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的影响更加显著,对经营性收入影响为正但不显著,这说明电商经济发展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影响程度更大。虽然通过电商平台销售农产品能够降低流通成本,具有灵活高效的特点,但当前中西部地区电商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于东部地区较低,且受到农村居民文化水平低、基础设施水平不完善、农产品生产标准化程度低等因素限制,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网络营销农产品往往面临网络销售量较低的问题。中西部地区的电商下沉更多的是以产业链的延伸带动农户参与其中,例如,陇南市的电商扶贫主要是龙头企业带动、电商产业链就业带动等模式(郭崇义和米婷祯,2019)^[31],为农户创造就业机会,从而提升了其工资性收入。不可否认的是,虽然中西部地区的电商经济整体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但有些省份发展速度极快,例如,2018年河南省淘宝村数量(50个)位于中西部之首,江西共有12个淘宝村上榜。并且近年来随着直播电商的迅速发展,农民在网络营销中逐渐获利,电商经济在农业生产经营性中的增收效益在逐步扩大。

五、结论与启示

基于中国2007—2017年的省级动态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电商经济对农村居民收入及不同收入来源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从全国范围看,电商经济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工资性收入以及经营性收入均有明显的拉动作用,电商经济对农村居民不同收入来源影响存在差异性,整体来看,对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的影响较大。说明电商经济在促进农业生产效率、优化农产品流通渠道、提升农产品利润率和销量等方面有较好的效果。第二,从地区层面看,电商经济的增收效应存在不平衡性,在促进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上效果更好。这一结果的可能解释是东部地区电商经济发展基础相对较好,而中西部地区在网络基础、物流体系、电商人才等方面还有较大完善空间,这种差异性导致东、中西部地区对电商经济利用程度不同。第三,从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来源结构看,东部地区电商经济发展对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影响较大,说明电商经济对东部地区农村居民家庭生产回报率超过了就业机会的回报率;而在中西部地区,电商经济对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影响程度较大,这可能与中西部地区电商经济发展水平低及参与主体能力较弱等有关。从研究结论可以看出,电商经济能够明显提升农村居民收入,对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作用更为明显,并且不同地区内电商经济对不同收入来源作用效果存在差异性。因此,要重视发展电商经济在稳定农民收入、实现农民增收中的作用,也要找准推进方向因地制宜,发挥电商经济最大增收效应。基于此,得到以下启示:

首先,从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角度出发,要继续加强对电子商务的政策支持力度,尤其要关注中西部地区。受道路基础设施不完善、人口分散等原因的影响,中西部地区物流成本较高,“工业品下行”和“农产品上行”双向受阻,应加强专项资金扶持,降低电商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性,着力促进电商经济发展为农民带来收益的地区公平共享性。

其次,从最大程度发挥电商经济增收效应的角度出发,对于东部地区,电商经济发展的区位优势明显,要注重推动农户利用电商平台开展经营性活动,推进农民网商通过创业实现经营性收入提升。具体可通过加强对农民电商培训,提高电商创业能力;通过相关财政补贴、减免税费等方式降低农民电商创业成本;通过成立电商协会,为农民网商提供相关技术支持和服务,提高网店经营效率;此外,长尾理论指出,受网络外部性影响,小众产品具有更高的附加值和生产规模效益,因此对于东部地区一些农产品资源较弱的区域,可以通过生产具备当地特色的手工艺品进行网络销售来增加农民收入。

最后,当前农村电商相关的经营活动主要是通过淘宝网进行网络销售,虽然这种借助网络平台的商业门槛低,但与东部地区相比,受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限制,中西部地区农村通过农户个体经营实现网店销售难度较大。因此,对于中西部地区,要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发挥电商经济带动农民就业的作用,实现农户增收,促进“人口红利”更多回报中西部地区。具体可通过优惠政策鼓励农业合作组织和龙头企业发展电子商

务,通过电商平台延伸产业链条,为农户创造就业机会;发挥电商产业集群的空间溢出效应,通过培育更多特色淘宝村,吸引加工业、物流园等在农村地区的聚集,增加当地就业机会,提升农户收入,促使电商经济增收作用最大程度发挥。

参考文献:

- [1] 刘生龙,张晓明,杨竺松. 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1(4):103-119.
- [2] 张磊,韩雷. 电商经济发展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吗? [J]. 经济与管理研究,2017(5):3-13.
- [3] 韩雷. 电商经济是效率和公平的完美结合吗[J]. 当代经济科学,2016(3):80-90+127.
- [4] 贺业红. 农村电商发展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分析[J]. 商业经济研究,2020(16):91-94.
- [5] 李海舰,田跃新,李文杰. 互联网思维与传统企业再造[J]. 中国工业经济. 2014(10).
- [6] 彭芬,刘璐琳. 农村电子商务扶贫体系构建研究[J]. 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75-81.
- [7] 陈晓旭,王翔宇,刘建晓. 博弈视角下电商扶贫对农村生产企业发展的影响[J]. 经济问题,2019(01):84-91+98.
- [8] 曾亿武,郭红东,金松青. 电子商务有益于农民增收吗?——来自江苏沭阳的证据[J]. 中国农村经济,2018(2):49-64.
- [9] 鲁钊阳,廖杉杉. 农产品电商发展的区域创业效应研究[J]. 中国软科学,2016(5):67-78.
- [10] Glavas C., Mathews S. How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Characteristics Influence Internet Capabilities for th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Processes of the firm[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14(1):228-245.
- [11] 王金杰,李启航. 电子商务环境下的多维教育与农村居民创业选择——基于 CFPS2014 和 CHIPS2013 农村居民数据的实证分析[J]. 南开经济研究,2017(6):75-92.
- [12] 叶松勤,罗殷卉,孙蕾. “互联网+”供应链金融开启“三农”服务新模式——基于大丰村镇银行“三位一体”的供应链金融模式探索[J]. 金融教育研究,2018(5):19-32.
- [13] 王金杰,牟韶红,盛玉雪. 电子商务有益于农村居民创业吗?——基于社会资本的视角[J]. 经济与管理研究,2019(2):95-110.
- [14] 檀学文,胡拥军,伍振军,等. 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形式发凡[J]. 改革,2016(11):85-98.
- [15] Terzi N. The Impact of E-Commerce o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mployment[J]. Procedia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1(4):745-753.
- [16] 魏晓蓓,王森. 乡村振兴战略中农村电商聚集化“2+”模式研究[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6):130-137.
- [17] 吕丹. 基于农村电商发展视角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安置路径探析[J]. 农业经济问题,2015(3):62-68.
- [18] 廖杉杉,邱新国. 农产品电商就业质量的影响因素[J]. 中国流通经济,2018(4):59-69.
- [19] 程名望,盖庆恩, Jianyanhong, 等. 人力资本积累与农户收入增长[J]. 经济研究,2016(1):168-181+192.
- [20] Richard Blundell, Stephen B. GMM Estimation with Persistent Panel Data: an Application to Production Functions[J]. Econometric Reviews, 2000(3):321-340.
- [21] 罗珉,李亮宇. 互联网时代的商业模式创新:价值创造视角[J]. 中国工业经济,2015(1):95-107.
- [22] 宋则,常东亮,丁宁. 流通业影响力与制造业结构调整[J]. 中国工业经济,2010(8):5-14.
- [23] 庞新军,冉光和. 传统城镇化与就地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基于时变分析的视角[J]. 中国软科学,2017(9):91-98.
- [24] 张玉昌,陈保启. 产业结构、空间溢出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空间 Durbin 模型偏微分效应分解[J]. 经济问题探索,2018(9):62-71.

- [25] 张笑寒,金少涵. 财政农业支出的农民收入增长效应——基于收入来源的角度[J]. 南京审计大学学报, 2018(1):46-55.
- [26] 程名望,史清华,Jin Yanhong. 农户收入水平、结构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4(5):3-19.
- [27] 任晓红,但婷,王春杨. 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对农村居民收入的门槛效应分析[J]. 经济问题,2018(5):46-52+63.
- [28] 韩长根,张力. 互联网普及对于城乡收入分配的影响——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系统 GMM 分析[J]. 经济问题探索,2017(8):18-27.
- [29] 温利民,潘佳慧. 江西农村电子商务的统计分析及监管研究[J]. 金融教育研究,2021(4):68-75.
- [30] 刘晓阳,丁志伟,黄晓东,等. 中国电子商务发展水平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基于 1915 个县(市)的电子商务发展指数[J]. 经济地理,2018(11):11-21+38.
- [31] 郭崇义,米婷祯. 陇南电商扶贫:模式、机制与对策[J]. 商业经济研究,2019(10):80-82.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E-commerce Economy Development on Rural Residents' Income

WANG Yao

(School of Economic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2, China)

Abstract: In the information age, the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econom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new means of promoting farmers' income. This paper theoreticall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the e-commerce economy on rural residents' income, and tests it with the method of systematic GMM estimation by using the dynamic panel data of 2007-2017 provincial level. The study found that e-commerce economy ha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rural residents' income on a national scale. Specifically, the influence on rural residents wage income is greater than operating inco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fferent region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rural residents' income in the eastern region than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nd the impact on the operating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in the eastern region is more obvious, while e-commerce economy has mainly improved the wage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Therefore, in order to maximize the benefits of the e-commerce economy, it is necessary to balance the differenc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between regions, and formulate different measures according to the impact of e-commerce economic on farmers' income in different regions.

Key words: E-commerce economy; Rural e-commerce; Rural residents; Income from different source

(责任编辑:罗序斌)